



编者按

又是春风鼓满衣襟的时节,处处艳丽夺目、有景可赏。我突然想起一首小诗“每条路我都想去走/每条走过的路/我都想再走一遍”(《隔年再去湖区徒步》三书)。路上的草木,都是寻常可见之物,但它们是自然的最小单位,正是对它们的细致观察,才让人感知了季节的生机。它们又是情感的承载者,它们与烟火生活、生命沉思编织成了情感共同体,将我们温柔地纳入其中。春到人间草木知,今天,来谈谈它们吧!

# 街角边的五棵



柿子树。 李健 摄

张永中

## 一

芙蓉中路浦沅段,有一条由东往西的小街,叫水竹街。街长不足一公里,却宽窄窄窄,坡坎坎坎,曲折折地串联着一个老宿舍区,新旧大小三个楼盘和一所小学。临近街的尽头,在一个右拐的直角弯处,长着五棵树。一棵柿子树,一棵柚子树,一棵泡桐树。与泡桐同穴而生的是棵香樟树。顺着坡街由下往上数,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五?那么五呢?是算那一排竹子,还是那从爬在院墙上藤的藤?严格说起来,它们都不能算是树的,算作草也不怎么恰当,但它们在这个小天地里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存在,何况又是那么引人注意。那就把它们归纳为第五棵“树”吧。

我上下班或日常出入,如果走小区东门,就会经过这里。春夏秋冬,雨雪霁晴,它们都在这里默默地送我出行,迎我回家。每每经此,我也都会有意无意地看看它们,像打招呼似的。久而久之,我与它们成了相看两不厌的老相熟了。

市里的园林树,行道树,是以千千万万的,好看的,名贵的,多了去,为什么我独独关注了这尊尊的五棵呢?对于大多数树木来说,它们只是树类的集合名词,抽象的概念,统称为树或树们。而街角处的这五棵树,于我则是一棵一棵的具体的树,就像人之于我,有抽象地称之为“人”,人类的人,但我的熟人、朋友、亲眷、家人,却是



王晓阳

清明时节,雨水纷纷,打湿了天地万物,也打湿了记忆中的梨树林。

小时候,爷爷在房前屋后种植了十几棵梨树。每当春风铺天盖地地涌来,一树一树的梨花怒放,宛如雪花落满枝桠,芬芳飘逸,成为我童年一道靓丽的风景。

爷爷喜欢梨花的素净高雅,常常一边欣赏梨花,一边摇头晃脑地吟诵诗句。诸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“一树梨花一溪月,不知今夜属何人?”“梨花淡白柳深青,柳絮飞时花满城。”他精心照看着梨树,为梨树浇水、施肥、除草、除虫、修剪枝桠。他说,梨子寓意大吉大利,是咱家的宝贝,不要攀折枝桠。

既然留下来了,它们就在这里栉风沐雨地认真生长,陪伴掩映着人们的日常烟火。

常年在这树下的,除了旧小区里的几栋老楼房,还有半斤小花店,包子铺,馄饨馆,米粉摊。相对于临摆临收的地摊小卖,它们是租了门面或改造了人家小院而固定下来的常住户。

早早到来,不过9时又匆匆撤走的是转角处停摆着的,从乡下来的几辆卖猪肉和乡里小菜的农用三轮。

他们的到来,是树下一天中的第一波热闹。赶早起的居民会围着乡下来的这几辆小车,争买这些露水未干,泥巴未净的农村时鲜家常菜。卖菜的是一个中年壮汉。一边约称,一边报价,还不停地喊,莫急,莫抢,明天还会来,明天还会来。卖肉的,往往是把鲜杀的猪肉,每个部位都成条成卷挂在那里

了,肠,肝,肚,肺,血地任人选,生意也很好。摆着大盆剖鳞鱼的是靠下面一点点鱼摊子的地盘。

有时,陪着夫人赶早来这里买过菜。她说,要去早一点,晚了就没有了。的确,这些车摊子收得很早,大约8点半左右,货就被抢光了,9点前撤退干净。

这第一波热闹过后,紧接着是一波上班去的,和上学来的学生,家长人流。正好是早点时分,包子铺,馄饨馆,米粉摊前又得是车来人往,人头攒动地好一阵子,形成了早上的第二波热闹。

这些固定的或流动的摊点,大多就在这五棵树的荫底下,可见场面规模都不大,属“迷你”款的。

这些都是树下的烟火日常。

了,肠,肝,肚,肺,血地任人选,生意也很好。摆着大盆剖鳞鱼的是靠下面一点点鱼摊子的地盘。

有时,陪着夫人赶早来这里买过菜。她说,要去早一点,晚了就没有了。的确,这些车摊子收得很早,大约8点半左右,货就被抢光了,9点前撤退干净。

这第一波热闹过后,紧接着是一波上班去的,和上学来的学生,家长人流。正好是早点时分,包子铺,馄饨馆,米粉摊前又得是车来人往,人头攒动地好一阵子,形成了早上的第二波热闹。

这些固定的或流动的摊点,大多就在这五棵树的荫底下,可见场面规模都不大,属“迷你”款的。

这些都是树下的烟火日常。

那么树上呢?也是精彩的。除了风雨雪月四季诸景。树上就是鸟的天堂,花的世界,虫的乐园。

先说那棵泡桐。这棵泡桐树干笔直,高达数丈。现在正是它的花期,趁着那大片的叶儿才萌芽,密密缀缀的花就把枝头占据了。花是灰紫的,毛茸茸的,像被捆扎在一起的一束束迷你的小喇叭,满树满枝地热闹着,整部春曲仿佛就是它们吹奏的。盛花时,远看,一树朦胧,如一团烟霞。春阳下,是否散发香味,是否招蜂引蝶,树冠实在是太高大了,无从近观矣。

与泡桐挤生在一起的是一棵香樟。这种树,据说是江西的省树,长沙的市树,会不会也像江西湖南那样,是从江西那边“填”过来的呢?一到深秋就急着把小蒲扇大的叶儿脱光了,泡桐不同,香樟是常年把一顶碧绿的华盖举着的,直到新的叶儿长出,浅红淡黄的老叶才肯批量、批量地从枝头撤退。新芽旧叶对接得天衣无缝。

樟树枝干盘结横生,霸占着整个城市的绿。花却近乎隐形的低调。悄悄就结籽了。悄悄就成熟了。籽,成熟在夏秋季。是鸟儿们的食物。有被鸟雀弹落在地上的种籽,不经意被人踩着,会“啾~”地一声炸出一包香气来,给炎日里的城市散放一种略带辛香的清凉。

泡桐与香樟相拥相生,照应着长。泡桐魁伟硕长,香樟则枝叶婆娑。一刚一柔,像一对夫妻。

严格地说,柚子树是长在临街那户人家的院子里的。这棵柚子树也是常年深碧的绿。过了冬,隔年留在树上的三两个明黄的柚子还挂在那里,这要等到半个月后,那甘香浓烈的柚子花开了,才会掉落的。

柚子树下是一个不足50平方米的一个小院坪,院坪属于临街的那户人家的。院坪让一排铁栅栏将街道隔在外面。院子往常是空着的,关了一地的落叶和寂寞。现在,被一个常德人租下了,做成一个固定的小菜摊,专卖自产的常德乡下菜。有时蔬,鲜鱼,活虾,泥鳅,甲鱼,荸荠,河藕,土鸡蛋和干酱菜之类。

我疑心,抖音里刷到的鸟群啄食柿果的画面就在水竹街巷拍的。

在树的桠枝上,浓荫里也筑着鸟巢。小麻雀,喜鹊,斑鸠,乌鸦等时常会在树上嬉戏啼鸣。

有时,也会隐隐约约地觉得,雨里传来的几声杜鹃就洒落在五棵树的某一枝头上,也洒落在故乡的那片枫林中,我的梦里。

夜晚中的鸟啼,是偶尔飘来我的窗前的。

这时,雨中树叶,在街灯下,会闪着玻璃般的碎光。

蝉噪是夏日的高音部位,也是蝉生命中的高光时刻。

四季替换着的鸟鸣虫吟,传递着我与树们另一种交流。

五棵,前面讲了四棵。排在第五的就是意念中把它们也看成别样一种“树”的,那组竹子和藤蔓植物了。它们在这四棵树组成的小群落里是一个共同体的存在。

先说那组藤蔓,它时常爬附在树上或院墙上,是植物,却有一个动物的名字,爬山虎。此物,攀附力极强,乡下常见。它可以顺着溜光笔直的松或枫爬到很高的位置上,去争抢阳光,特别喜欢的是那种独立又向阳而生的大树干。如果没有机会去攀附高高的树干,山野的岩崖,城里的墙垣,和灰砖瓦屋的立面墙,都是它的最佳栖落处。它有极强的塑形能力,经它的攀爬覆盖,一根瘦光杆树可变成粗壮的立柱,一堵灰墙可以装成绿瀑翠屏,甚至可以整个地把一栋小砖屋严严实实地裹上一套翠绿的罩衣。造园置景者都喜欢用它来装饰建筑,点缀门楣。特别是到了盛夏,它那柄柄宽阔的绿叶儿,收敛着清凉和浓荫,萌绒可爱,像一个绿色童话。到了秋冬,叶儿由深绿转黄进而紫红,接着就是醉了似地凋落,留得一墙一壁的空,盘错纠结着的好线条和少量深蓝色的葡萄样的小果串。吴昌硕的,吴冠中的,黄永玉的,苏高宇和他师傅郭石夫的线条都在

这里有了。打开镜头,随便框一张,都是可以装裱成画的。这爬山虎就爬在街角的墙面和墙内几栋灰泥红砖的老式居民楼上。

再说一下这里的竹子。既然叫水竹街,那么,自然是有竹子的。百度了一下,水竹条目显示出的是一种水生草本花卉,与竹似不搭边。竹的品种很多。据本人回忆,又经与乡下朋友确认,水竹,的确是一种竹子,比山竹大,比南竹小,比紫竹更直顺,比筱竹的叶片要潇洒,不像簇生的棚竹那样高挑妖娆。水竹街现在生长着的是一种青皮长节的竹子,观其状貌也就是家乡说的水竹。此竹,在乡下屋前屋后,地角坎边多有生长,秆直节长,篾线顺直柔软,是织藤器家什的好材料。

现在,水竹街把这种竹子作绿化树留在了街边,让它们靠墙,或附近地成排成行地长着。竹叶苞茂青翠,是人画的素材,苏轼竹,文同竹,板桥竹所取法的或许就是它们。有时竹枝过于茂密,雨雪天会压在路边挡住行人,得要勤快地修剪,或干脆将它们捆扎成栏,形成生竹篱笆。这样好是好看,但这种整齐划一却没了竹枝横生侧伏的那种野性生机。

## 五

生命,生命感悟生命,生命也在教育生命。所谓共生,就是一种生物对另一种生物的一份基本尊重。

树下是烟火,树上是苍穹。所谓洪荒宇宙,浩瀚星河,渺渺生灵的宏观视角。共同命运的情怀关照。生死相齐的哲学命题。倏忽与永恒的辩证思维等等。这是人的思考,而树们是没有这些的。

生命一苇。沧海一粟。

这树木大都也才50年间。我在想,再过50年,我必定已熬不住了,而它们则正值盛年,与之相比,我又怎么能与之共生偕老而齐同生死呢?

此刻,我感受了时间的力度和生命的重量。

在大自然的共生圈里,生命关照生命,生命包孕生命,生命哺育

# 潮湿的梨树林

惑,爬上梨树,尽情深吸梨花的清香,还折下树枝当作战利品。不料爷爷爷农回来,正好撞个正着。他大喝一声,拿起一根竹枝就奔过来。我吓得赶紧下树逃跑。慌忙奔跑间,被一根树枝绊倒,摔得膝盖上青一块紫一块。爷爷追上来,立即抱着我清洗伤口,又从野外采来青草,捣碎,小心地铺在伤口上。我坐在爷爷的怀里,内心极度后悔。爷爷没有责备我,说:“梨树是有生命的,和你一样,我们要爱护它!”我默默点点头。

可是每年秋天,爷爷都会操起一把大剪刀,把梨树的枝丫,一根根剪掉。我好奇地问:“爷爷,你不是说不能随意折枝吗?又为什么要剪掉呢?”“只有剪掉了这些枝丫,树才能长得高,长得壮!剪掉它们,是为了梨树更好地生长呀!”爷爷笑。

梨花如雪,挂满枝头,正是欣赏好时节。农闲之际,爷爷吧啦吧啦抽着旱烟,深情地看着这片雪白,期待梨树带来丰收,带来生活新的希望。姐姐在梨树下“沙沙”写作业,梨花飘落她的头发、肩上,美丽极了!我捡拾满地梨花,找来烂碗,挥动树枝,横仿大人炒菜做饭,和几个小伙伴做过家家的游戏,不时发出一串串笑声。

炎炎夏日,蝉声四起,梨树撑起一片清凉。我

们姐弟围着爷爷,听他讲梨树的故事。爷爷对我们说,这些梨树是太爷爷从很远的地方移植过来的,结的梨子又大又甜。他还告诉我们,梨子作用大,可以止咳、润肺凉心、消炎降火、解痰毒、酒毒。

夏去秋来,梨子成熟,金黄的小灯笼,在枝桠中跳跃,勾引着我们的目光。这时爷爷就会架梯子爬上去摘下给我们尝鲜。我把梨子在衣服上蹭一蹭,轻咬一口,饱满的梨汁侵入口中,满嘴的甜爽,沁人心脾。爷爷爱惜梨树,趁着好天气,赶紧摘下成熟的梨子,送一些给左邻右舍,余下的就挑到集市上卖,换一些柴米油盐和生活用品,也换来爷爷爽朗的笑声。

花开花谢,岁岁年年,那梨树林陪伴着我们慢慢长大,留下了生命中许多挥之不去的美好记忆。正如爷爷期待的那样,梨树林给我们带来了“大吉大利”。沐浴梨花的清香,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,告别了贫穷,梨树卸下了改善生活的重担。我和姐姐都考上了大学,如鸟儿一样飞出了故乡。一个转身,爷爷也长久地在他深深热爱的梨树林下了。每到春天,一树一树的梨花怒放,雪白了村庄,也雪白了我的心。恍惚间,我似乎看到爷爷在梨花中微笑,这笑容从不凋落。



靖州,一名小女孩在梨花林中奔跑。

刘杰华 陈厉军 摄